

Celeste Leung 梁詠嘉

Dungeons & Dragons

我喜歡 D&D，喜歡了十年了，剛開始時還是 v2.0、也就是 AD&D 的年代，那時是老朋友介紹，一試便泥足深陷，自己也當起 DM(Dungeons Master，地下城主)來。我和玩家們操作的非桌上以戰鬥為主的形式，乃是使用網上討論區，以接文字故事的方式進行遊戲。作為 DM，像是說書人般，我協助和審核玩者創作的角色，安排劇情，演繹 NPC，計算及回應角色行動，處理玩家和角色的情緒，主持過運作足一年的遊戲。日復日地投放心思和熱情，沒有間斷。

在此收錄三個自己當 DM 的遊戲、一小部份的設定，不妨一瞥，萬分感謝。

Index

<u>Tears of Selune</u>	2
Item: 紗倫娜之淚 Tears of Selune	2
NPC: 夏爾奧 Howel / 帕利克斯 Pericles	2
罕有地受玩者角色團隊接納的邪惡陣營 NPC	
NPC: 愛德格·夏多布里昂 Edgar Chateaubriand & 尼奧·諾列斯 Nevle Norris	5
被玩者評為散發 BL 氣場的一對主僕	
<u>Godiva</u>	12
Place: 依歌勒森林 Forest Ecokris	12
NPC: 費特力·畢托隆 Frederick Bretagne	13
<u>Flinitacus</u>	18
Item: 黑提琴 Black Viola	18
Item: 火琉璃手鐲 Bracelet of Fireglaze	18
Item: 魔法劍弗洛堤 Sword Felorste	19

Celeste Leung 梁詠嘉

Tears of Selune

這是一個使用 D&D v3.5 的遊戲設定，遊戲運作了一年。故事由每年一度珍貴的魔法材料——珍珠「紗倫娜之淚」將要上水，而為當地領主家族服務、代表該家族和風元素靈結盟的聆風使少女、被水元素靈擄走開始，玩者角色仗義拯救聆風使少女，從而一步一步捲入事件之中.....

Item

紗倫娜之淚 *Tears of Selune*

每年六月，當黑夜女神薩雅(Shar)的星座移動到西方的地平線，夜夜跟銀月紗倫娜(Selune)雙雙墜入[暴風海]，黑夜女神和星月女神之戰彷彿暫休，[暴風海]開外的海流稍為緩和，簇擁銀月紗倫娜的小行星族紗倫娜之淚(Tears of Selune)尤如摔碎到漆黑的海面，一抹繁華璀璨。若船從[珍珠港口]出發，朝西北航行，於破曉時分到達能極目遠眺永存於海市蜃樓之中的[夢魘島]的海域，閃爍沒入給旭日照亮的海面，此時人們向下潛游，便會找到吸盡華光的黑曜巨蠅。巨蠅離開水後只能以魔力打開，被譽為紗倫娜之淚(Tears of Selune)的珍珠就在其中。

紗倫娜之淚白中帶灰藍，日照下浮影琉璃幻彩，星光下收攬斑駁夜色，有如內藏小小世界，越是碩大無瑕越是散發出錯覺般的黑白天光，珠寶商視之為珍品，高階的祕法者及聖法者更可以引出其魔力。所以每年六月開始，[珍珠港口]便熱鬧得有如嘉年華會般，為一睹紗倫娜之淚的面貌，各地對紗倫娜之淚感興趣的達官貴人、能人異士都聚集於此，他們預備了大量金錢和商品，為購入紗倫娜之淚而準備。同時這也是名門望族聚首的機會，原本平靜的海邊來了許多闊綽的旅人，因此於此地營商的中下階層也因此有所賺獲。

NPC

夏爾奧 *Howel* / 帕利克斯 *Pericles*

-14yrs

下午，十四歲的少年夏爾奧(Howell)掛著傷痕獨個兒回到家，莊園的大宅和幾個倉庫已消成灰燼。

強忍著淚水，也抑壓著充昏頭腦的暴怒，夏爾奧試著在一片頹圯敗瓦中找回自己的家人。翻開過許多灼燙的木頭和磚塊，夏爾奧雙手雙腿的皮膚已跟燒傷沒兩樣，最後夏爾奧只能找到母親和妹妹的屍首。高雅的母親和可愛的妹妹焦黑的容貌燒得慘不忍睹，夏爾奧卻沒有迴避，都細看牢記於心，因為不可能再帶走留下甚麼。

找遍了大半個莊園，天色開始入黑，仍然不找到父親和弟弟的半點痕跡，夏爾奧疲憊

Celeste Leung 梁詠嘉

不堪，留意到遠方有一群人接近，使夏爾奧更心急如焚，一時被自己剛拉開的木柱壓住，勉強推開一支熱騰騰的木頭腳又滑進碎木中卡住摔坐下來。夏爾奧狼狽不堪手腳亂動來，周圍的破東西東歪西倒壓在夏爾奧身上更惹人注意。

有個男子一直默默監視了夏爾奧好久，直到夏爾奧卡在破木中抽不了身，他放輕腳步靠近。夏爾奧繃緊的神經感受到背後有人接近，不安地猛扭動身子想要脫身。那個男子不知有心還是無意，一腳踹開壓著爾奧頭上尚有點點星火的木方，順道掃中夏爾奧一頭啡金捲髮的腦杓子，夏爾奧一時間眼冒金星反應不過來。男子迅速上前連踢帶搬的移開了一些重物，旋即一手覆上夏爾奧的嘴巴再繞到夏爾奧身後用另一隻環住夏爾奧把夏爾奧拉起來。夏爾奧勉強壓下慌亂伸高手抓住了男子及肩的頭髮。

「不要吵。」

在夏爾奧耳邊響起男子壓下的聲線異常冷靜且不可抗逆，夏爾奧一下子搞不清楚狀況呆住了。男子把沒大反抗的夏爾奧拉到旁邊還算可以遮掩的半倒牆圍，牢牢的摀住夏爾奧的口又制住他的行動屏息靜氣。一隻不知從哪裡來的大黃狗在夏爾奧剛才卡住的位置團團轉，然後又跑遠了。遠處的人們站著看了好一會兒，然後離開了。

男子小心確認那些人遠到不可能突然回頭，怪不顧忌的隨性嘆了氣，夏爾奧覺得氣氛轉了又怔住了，冷不防男子一下把夏爾奧摔在地上，男子一個膝蓋跪在夏爾奧的胸前，右手不知何時已抽出彈簧刀抵在夏爾奧的喉嚨處，左手粗魯地抓著夏爾奧額頂的頭髮把夏爾奧的頭顱壓在地上。夏爾奧胸口一陣悶痛仰起頭倒吸一口氣不敢亂動，因為刀片已不多不少的剛剛好劃破了皮膚。

月夜下夏爾奧可見這個廿來歲的男子並不認識，有一頭散亂的及肩栗色頭髮，雖然都是用刀子抵住自己，但表情卻是嬉皮笑臉的。

「你是這裏園主的長子夏爾奧吧？怎麼還在生的？你不是已燒死了嗎？」栗髮男子仔細端詳夏爾奧沾上炭灰的臉龐、和那深邃的炭褐色眼睛，像閒話家常的問道。

夏爾奧面對這種腔調一時搭不上話。

「喂、不要裝嚇壞了。還是你不是夏爾奧？」栗髮男子揚揚眉，還是一臉不正經的。

「.....我就是夏爾奧！放開我！一是殺了我吧！殺了我啊！」夏爾奧一直抑制的情緒爆發出來，雙手激動地抓住栗髮男子握住彈簧刀的右手，栗髮男子勉強把刀鋒維持著剛好壓著夏爾奧脖子位置，刀子制不住的抖動使夏爾奧的傷口加深，血流如注。

Celeste Leung 梁詠嘉

「你很想死嗎？那你鬆開手，等我幫你一把，不要在這裡大吵大嚷的，你被那些人發現了就恐怕不是能輕易歸西的了。就像你的父親和胞弟那樣。」栗髮男子說最後的一句話時收起了笑臉，說話又冷刺得像剛才從後抱住夏爾奧時的那樣。

夏爾奧心頭重重的沉默下來，想到一直找不到父親和弟弟的屍首，加上眼前的陌生人如是說，夏爾奧心裡閃過許多殘忍的畫面。

「.....你一定是知道些甚麼的！」夏爾奧在喉嚨裏咆哮。

「我當然知道些甚麼啊。」栗髮男子回復了隨性的態度。「但你是怎麼逃過這場火災的？不如你先告訴我吧？」

「這.....這跟你無關！」夏爾奧破口大罵。

「那沒辦法了，我先把你打暈再讓剛才那班人發現你好嗎？」栗髮男子竟然擺出一副無知的詢問態度。

「.....」一個剛失去家人的少年已無法好好應對眼前的情況，悲愴又自暴自棄地閉上眼。栗髮男子看在眼內，把刀子慢慢移開。

「你知道為甚麼你的家會這麼一天就被人燒光嗎？」栗髮男子的語氣變得稍為沉著認真。

「.....我不知道，我有跟著父親學習莊園的事務，據我所知父親並沒有跟誰結下這麼大的仇怨。」夏爾奧沙啞又沮喪的回應。

栗髮男子嘲諷又無奈的嗤笑一聲，不過夏爾奧合上眼看不見栗髮男子的神情。

「我們來個交易吧。你跟著我、你把你所知的告訴我，我把你想知的告訴你如何？」栗髮男子鬆開了左手也移開壓在夏爾奧身上的膝蓋。「還是你想這麼死去比較乾脆？」

夏爾奧緩緩坐起來，手摸上頸項的傷口，彷彿刀子還在，感覺冰冷又灼燙的。夏爾奧垂下頭不說話久良。栗髮男子蹲在夏爾奧旁邊托著腮不耐煩地把玩著的還沾有血的彈簧刀。大黃狗不知怎的回來了，坐在夏爾奧旁邊搖搖尾，還熱情地舔了夏爾奧的臉頰幾下，夏爾奧煩厭地把大黃狗推開，眼框卻禁不住紅了起來。

Celeste Leung 梁詠嘉

「.....我要活下去！我.....我、夏爾奧要為家人報仇！」夏爾奧突然抬起頭氣呼呼的，紅著眼咬牙切齒地跟栗髮男子宣告。

「.....如果你想活下去，最好把你的姓名丟棄。」栗髮男子冷峻地回應，雙手按著膝蓋站起來轉身，收好了彈簧刀，理了理方才被夏爾奧抓亂的頭髮，重新把半長不短的劉海往後束。

夏爾奧憤懣倔強的望住栗髮男子的背側。

「忘掉你的父母、忘掉你的弟妹、忘掉你的莊園吧，你的過去已灰飛煙滅了。你已經在這場火災中死去了。」

一直強壓情緒的少年臉頰上終於滑下了淚水。

「換個名字吧。」栗髮男子落漠地把視線投向的夜空。「叫帕利克斯(Pericles)如何？」

「.....誰是帕利克斯？」夏爾奧用烏黑的袖子猛然擦過臉，彷彿聽出了甚麼，滿是懷疑地質問。

「剛掛了的，你正好取代他的位子吧。」栗髮男子淡淡的回應，豐盈的紗倫娜剛好在他身後，剪影了他的仰臉而使新的帕利克斯看不清楚他的表情。

NPC

愛德格·夏多布里昂 *Edgar Chateaubriand* & 尼奧·諾列斯 *Nevle Norris*

1

-8yrs

「尼奧，不如你說點甚麼好嗎？」

全然無光的環境，愛德格鬱悶地問尼奧，然後聽到很微細的衣服磨擦聲，接著又歸於寧靜，愛德格耐心等待，良久，才聽到尼奧帶歉意的聲音。

「.....抱歉、大人、我不知道應該說甚麼。」

「.....那你聽我說好了，但要做反應、有聲響的反應。我看不見你點頭的。」

又沉默了半晌，愛德格猜想尼奧在點頭吧，好一會才聽到尼奧回話。

Celeste Leung 梁詠嘉

「.....明白。」

綠寶石礦通道塌下來的時候，只有愛德格和尼奧在內。夜裏愛德格突然想要看看這個綠寶石礦，即使明知通道的支架需要鞏固，還是一個人跑到礦洞去，尼奧發現獨個兒徘徊的領主家少爺，便提議陪同前往。然後愛德格不知搞到了甚麼，突然連續不斷的巨響，接著被撞倒了摔壞了油燈，周圍被黑暗吞噬，有一下子愛德格以為自己就這麼要死了，左腳和左手傳來的痛楚，使他鎮靜下來施放光亮術，便見自己半個身子被泥土沙石壓著，尼奧的情況比自己不好到哪，而魔寵凱達則和自己分開了。透過情感連結愛德格知道凱達應該沒有受傷，只好寄望凱達能找到人來救出自己 and 尼奧。二人吃力從土堆中爬出來，愛德格精神抖擻地鼓勵尼奧，一定有人前來迎救，大不了等個一天兩天。

然而光亮術消散後，在黑暗中等不知待了多久，無法掌握時間流逝的速度，愛德格的心情開始有些低落，尤其是土石塌下來的時候，壓折了左腿流了不少血，痛楚開始漫延，由令人清醒的感覺，開始變成使人迷糊的椎心刺骨。自覺昏迷可能會引致更壞的情況，愛德格試著迫自己保持理性清醒。

「尼奧，剛才被壓住那一刻，我好像想到許多事情，腦海閃過父親大人和母親大人的樣子，還有艾菲.....艾菲是蒙迪斯諾侯爵的女兒，將會是我的未婚妻，接著很快便會是夏多布里昂夫人.....你知道誰是蒙迪斯諾侯爵嗎？」

愛德格用發問迫使尼奧回應，否則尼奧一定只會點頭。相處了半個晚上的時間，愛德格已搞清楚這個比自己少六歲的少年相當不善辭令。提到心儀的女孩，愛德格心情也雀躍起來，稍緩左腿的壞感覺。

「.....是南方的領主？」

「對，我過來是想看看會不會有機會找到合適的材料，我要造一件信物送給艾菲，現有的已打磨的綠寶石我還不怎滿意。」

愛德格停下來，尼奧沒有造聲，愛德格逕自繼續說話。

「如果我有甚麼不測，艾菲一定會很難過，而且一定會躲起來才哭，所以今次的意外絕不能讓她知道。你有喜歡的人嗎？」

「.....沒有。」

「如果有甚麼狀況，你的父母一定很難過了，還好你好像沒有受傷。」

Celeste Leung 梁詠嘉

「.....我的父母已不在了。」

「.....抱歉、尼奧、很抱歉。」

黑暗中又再次靜默下來，愛德格搞不清楚是自己讓對方難過了還是純粹的沒有回應，只聽到非常微弱、挪動身子的聲音。

「對不起，請別太難過。」

「.....不、大人、不要在意，我只是，不知說甚麼才好。」

愛德格聽得出尼奧真的沒有放在心上，心裏也舒服一些。

「只有我和你，不用叫我大人啦。」

「不可以的、大人.....」

「好吧、聽我說，現在我以愛德格·夏多布里昂的身份命令你，叫我愛德格。」

又一陣沉默，愛德格心裏暗自得意，充滿期待等候尼奧的回應。

「.....是的.....愛德格.....大人。」

愛德格笑了。

「如果我睡著了，你一定保持清醒，這關係到整個夏多布里昂家啊。我實在後悔沒通知任何人自己這麼前來，還好遇到你。」

愛德格微笑著說話，不過黑暗中尼奧不會看見，愛德格聲音中透出某些理不清的情緒。

「.....愛德格.....大人，我一定會保持清醒，直至有人前來的。」

多麼令人安心的語調，而且這麼不會說話的少年，這麼一句反而顯得值得信賴，愛德格好像又覺得自己不夠清醒了。

「那就好了，你還要注意我到底是睡著了還是昏迷了，可能還有高燒的情況，要詳細

Celeste Leung 梁詠嘉

告訴前來的人員。」愛德格按了按自己的額頭，心感不妙。

「明白。」尼奧回應得簡潔肯定，愛德格覺得這有如咒語一般，尼奧越是可以依靠，愛德格越是覺得痛楚難耐且疲憊不堪。調整了呼吸，愛德格又再說話。

「對了、你對待從的工作感興趣嗎？我的侍從剛好家裏有事請辭了。」

尼奧思索好一會。

「.....抱歉、我不知道.....自己有沒有興趣。」

「工作內容大概像現在這樣，聽我不停說話，依我的指示去辦，跟我走來走去之類。」

尼奧又沉默了好一會。

「.....愛德格大人，我不知道自己有沒有興趣，但我想能夠跟隨愛德格大人。」

「要想清楚啊。有些事情沒得翻身的。」

環境又傳來一些土石滾落的聲音，愛德格再次造出光亮術，方才塌陷的地方不停有沙石掉下來，同時尼奧留意到愛德格疲態畢露，左腿一直沒有止血。

「.....可以扶我一把嗎？這裏好像越來越危險，雖然越走越入我家的人員會更難找到我們，但總好過一下子被壓死了。」

愛德格費盡氣力地站起來，尼奧連忙走過去把愛德格的右手搭起在自己肩上，走了兩步就停下了，因為愛德格雖然沒造聲但痛得咬牙切齒。

「.....你一定確保我能夠保住性命出去，我的命不屬我一個人的.....」愛德格垂下頭非常後悔地含糊咕嚕著。

2

-6yrs

濃霧中，尼奧一直跟在愛德格後方，保持著不會掉失而又最遠的距離。

一天清晨，愛德格心情不太好跟尼奧丟下一句「出去走走」，還把凱達扔給尼奧，尼奧就知道，這次外出尼奧並不需要跟隨愛德格，而且是最好不要跟隨。早餐的時候愛德格的父親夏多布里昂子爵問起尼奧，尼奧如實報告主人已「出去走走」，子爵只是皺皺眉。到了

Celeste Leung 梁詠嘉

午餐的時候，愛德格一如以往「出去走走」的習慣沒有在這個時間回來，子爵少有地顯得心煩氣燥，著尼奧把自己的兒子找回來。

要把一個走了三數時小時的成人在短時間內找回來並不容易，憑藉尼奧對愛德格的理解，凱達對主人的感應及一路上向種種小鼠問路，終於在兩小時後在夏多布里昂府邸西方的楓葉林找到愛德格的蹤影。

此楓葉林佔地寬廣，深秋時份厚霧籠罩，一片赤紅在白煙間掩影若淡若濃，如非有作為魔寵的花栗鼠帶路，很容易就迷路無法輕易離開森林，更何況以愛德格深入森林的距離，尼奧理解到愛德格根本沒打算在今天之內回家。

一身黑裝深棕色頭髮，連騎著的馬兒也是黑漆漆的愛德格，在光線不足的林間並不顯眼，只有那一瞬間回首，那雙每一位夏多布里昂家成員都擁有、碧綠得發亮的眼睛，抓住了尼奧的注意力。愛德格很快又望向別處，似乎沒有發現尼奧。尼奧小心翼翼地把距離拉遠一點。

愛德格把愛駒的腳步控制得很慢，才走幾步又停下來，似乎目的地並不是楓葉林間的某處。尼奧並不想影響愛德格的心情，能保持最遠的距離就保持最遠的距離，愛德格偶爾會四處張望，但顯然並沒有甚麼留住他的視線。尼奧猜想愛德格已發現了自己，但愛德格沒任何行動證明自己的想法。

這樣的默默跟隨不知不覺又超過了兩小時，愛德格突然一揮韁繩馬兒嘶叫一聲快步沒入濃霧之中，尼奧立即使坐騎跟上去，跑到愛德格失去了蹤影的位置，突然左方一個殘影一枝手杖掃來，尼奧反射動作手抓起長劍，傾刻間知道刃不能出鞘，連鞘壓下力道揮過去，剛好跟也沒有使出力、鑲有綠寶石的手杖輕輕碰上。

「.....你已經跟蹤了好久了。」愛德格心情糟透了地向尼奧投訴。

二人迅速把武器架開，尼奧怯懦地回話。

「.....對不起，老爺想請主人回去。」

「不回去。」

愛德格冷淡回身，策馬走開。尼奧一時間不知應該要不要跟著走，呆著不動。愛德格步開幾米又停下來。

「.....現在不回去，你跟來吧。不要不遠不近的。」

Celeste Leung 梁詠嘉

尼奧心裏鬆一口氣，連忙跟上。原本在尼奧肩上的凱達跳到愛德格的黑馬背上，但還不敢碰主人。

然後愛德格沒有再說話，尼奧也沒有想得出甚麼要跟愛德格說的，二人無言又在林間漫無目的地走了不知多久。最後尼奧留意到日光低斜，忍不住詢問。

「.....主人，我想快要入黑了.....要不要起程回府？」

「不用、我不打算今天回去。」

留意到尼奧難以應對，愛德格泄了氣似的。

「.....等我心情好些才回去吧，我不想跟父親大人吵架。」愛德格抬起頭好像找尋甚麼似的。「我帶夠了食物和水，我想你也有帶些甚麼吧，明早才回去應該沒甚麼問題？」

尼奧點了頭，然後又搖搖頭。愛德格看得很不舒服。

「.....我知道父親使你出來，可是回去還是只有吵的話，不如遲點才回去。反正有你在，這裏又沒有甚麼猛獸，最多會著涼吧。」

愛德格拉緊了長外套的衣領，又繼續向前走，尼奧只好緊隨在後。直至光線微弱得難以前進，愛德格挑了個地方下馬，尼奧也下馬，見到愛德格心情好像回復了不少，示意尼奧在這裏歇腳，尼奧利落地起了營火。

二人隔著營火對坐吃晚飯，凱達鑽到愛德格的大衣裏，只在領口冒出頭部和那小巧的雙手，愛德格撕下一小塊麵包遞給自己的魔寵。

「.....還好凱達跟你相處得來。」

愛德格話語方休，懷中的花栗鼠吱吱大吵，尼奧則愣然不語。愛德格笑起來，低頭說話。

「我知道啦，你不覺尼奧比我容易相處得多了嗎？」

凱達又抱怨了兩句，然後把麵包慢慢塞進口中。愛德格苦笑，喝了口水。

「.....昨晚我跟父親大人吵起來，內容你都聽到了吧？」

Celeste Leung 梁詠嘉

「.....有聽到。」尼奧想了想，遲疑回話。

Celeste Leung 梁詠嘉

Godiva

這是一個使用 D&D v2.0 的遊戲設定，遊戲運作了半年。故事中一個森林有怪物出沒，領主懸賞引誘冒險者深入森林取得魔石「露雲林斯」，實際希望有能之士幫忙解開森林內的詛咒.....

Place

依歌勒森林 *Forest Ecokris*

普羅旺斯近五、六十年都很平靜，值得一提的，是在二十二年前發生在依歌勒森林的火災。正確一點說，是建在依歌勒森林深處，畢托隆家族別宅的一場大火。畢托隆家族這間別宅，究竟建於何年沒有太清楚的資料，只是大家都知道，普羅旺斯的第三任領主把家族的責任都交給其兒子後，就搬到依歌勒森林裏居住，全心投入於其興趣之上，每天廢寢忘餐的研究魔法。

在二十二年前，一個沒有銀月的晚上，藍月以滿月的姿態緩慢地移動到天頂的位置，星座們都黯然失色退到近地平的邊緣迴避，整個森林由黑紗蓋著的墨綠，反映著虛幻的湛藍。微風在整個夜裏都沒有休止過，撩動著樹梢的每一片葉子，傳聞那個景像就如整個森林沉沒在湖底，美麗謐靜得教人窒息。然後，城堡石砌的外牆反射著的藍光從空氣中浮起，化為霞氣籠罩著整座建築物，並往周圍的林木散發出去。沒多久，藍色的霞氣變成淡淡的火焰，燃燒被藍氣包圍的所有東西，城堡每一個部分都痛苦地發出低吼，遂個地方倒塌下陷，濃蔭被烤成枯槁。最後，一片頹圯敗瓦，森林啼笑皆非的禿了中央。

第二天早上，火熄滅了，畢托隆家族的孫兒在依歌勒森林邊緣找到了自己的祖父。老者一臉惆悵，眉頭抵緊，落幕的仰望繚繞白煙攀上萬里無雲的天際，看得出神。藍月隱藏在晴朗的穹蒼，俯視著不得不低頭的蒼生。兒孫們把老者接回畢托隆府第，後者好幾天都沒說過話，總是忖思著那場來去無蹤的藍色火焰，曾經烈紅過的一剎那。約過了一個月，老者又回復了開朗的性格，在和兒子同住的情況下，克制的繼續享受他對魔法的熱情。

那次火災，除了畢托隆老先生平安沒事，奇蹟地毫髮未傷外，所有別宅的下人都不見了，連一具屍首也找不回。每當有人向老者問起當晚發生了甚麼事，他就會一反其開懷的性格，閉口甚麼也不說，甚至大發雷霆將自己關在房間中，結果，沒有人再敢提問。

依歌勒森林大火後第四年，畢托隆老先生與世長辭，也再沒有人敢提起依歌勒森林的火災。之後幾年，住在依歌勒森林附近的人都發覺，那裏多了許多古怪的生物，而且那些東西偶爾會或是單獨或是一整群攻擊路過的旅者和附近的村落，雖然並不是怎麼的強悍，但做成的滋擾使人們搬離依歌勒森林邊緣。沒有了人類在旁邊活動，依歌勒森林就像有生命的更加往開外的蔓延出去。

Celeste Leung 梁詠嘉

近幾年，依歌勒森林的下部開始延展到重要道路的旁邊，希奧尼鎮的北方。古怪生物出沒的輿論使人們不得不給那地方一個名字，讓虛無的恐懼感有一處可依附，希奧尼森林 (Forest Heille)。

NPC

費特力·畢托隆 *Frederick Bretagne*

1

-5yrs

五年前一個黃昏，漫天烏雲，洛霍迪城整天下著雨，像要把天上鬱結多年的淚水都傾倒到地上。滂沱大雨把旅者達達的馬蹄聲完全掩埋了，有一個男子拖著他的馬，無聲無色地走進了洛霍迪，路上煙雨迷濛，他的身影在灰霧中模糊不清。

他在洛霍迪城上街道上緩緩的走著，滿不在乎任雨點肆無忌憚打在臉上。他只是定眼細看洛霍迪城每一處，每一間房子的位置，房子的樑柱，街道上的石板，朝天空廷展的樹杈，都在煙雨間顯得更清晰和深刻。熟悉和陌生的感覺像稠濃混在一起的顏料，翻搞著曾經以為早已失落了記憶。那種震撼感使他駐足不前，像是要把看到的永遠蝕刻在眼底裏。

最後，他還是走到畢托隆府第的門前，在馬上的行李翻出一個小盒子，小心翼翼的打開它，把預先寫好的一封信交給了守門的侍衛，請他立即交給領主。他沉穩肯定的語調，令侍衛沒法拒絕。侍衛向在書房忙著的領主稟報，外面站著一個古怪的男子。

那人看起來廿幾歲，一身灰色的袍子，一頭深灰色的頭髮，一雙深灰色的眼睛，銳利的目光掩蓋不了那種流離失所太久的疲累。他全身都給雨水淋得濕透了，隨意的甩甩頭，水彈到馬的臉，使馬也跟著甩動著牠的毛髮。他一邊把那頭總會戳到眼睛的灰髮往後撥，一邊輕拍跟隨了他不少日子的灰馬的長臉。

他的右手似乎受了傷，用布條綁著然後掛到頸上，不過他還是一副沒事的樣子把右手亂動。臉頰上一劃的傷痕因給雨水沾濕了發紅。他靠到背後的石欄，沒受傷的左手輕柔的撫摸著配劍劍柄的花紋，思緒失落在回憶中。

好像太久了，他凝視著那扇大門，會不會跟本沒有人會再走出來呢。也許領主覺得打發一個騙子也太浪費時間吧。他開始猶豫了，掙扎著要否現在離開，質問著自己要否等別人出來用武力驅趕自己，跟著要先發制人的魔法嗎？還是要逃走了？他突然覺得自己很沒用，竟然在這些事情上猶豫不決。離家太久了，誰能肯定眼前的男子就是自己的親人？尤其是一個領地的領主大人。

Celeste Leung 梁詠嘉

他無聲的嘆息，還是走吧。他拍了拍灰馬，在牠耳邊說了句話，拉著牠轉個頭。才走了幾步，就覺得沒法再開步，不捨，就是這種感覺吧，當年太年少了，現在只覺沉重得雙腿像鑲在地上。

他回首，想要再次看看許久以前的家，卻發大門打開了，一個貴族衣著的男人同時注視著自己。

他一看就認出了。那是普羅旺斯的第五任領主諾斯頓·畢托隆。

要開口嗎？還是先等對方吧，如果他認得自己的話。

雨開始大了，打在他臉上，就像要催促他離開似的。眼前的景像都給雨水溶化掉，他再看不清畢托隆的大宅，看不清那男人的臉，好像諾斯頓是在說話嗎？一切都掩沒在雨聲之中，沙沙模糊如淡忘的記憶。他覺得很不真實，甚至有種站不穩的虛浮感，但見諾斯頓走出了大門，朝自己走過來，在空氣中聽到對方呼喊自己的名字。

「.....費特力！」

他覺得某些情緒被喚醒，主動迎上諾斯頓，兩個男人默然雙擁。然後，諾斯頓抓緊他的雙臂，要好好看看這個久別了的兄弟。像是從昨日還是小孩和少年之間的年紀，轉眼間變成一個成年人。

那年，艾美妮十三歲，看著向來沉著的父親激動地抱著一個她從沒見過的男人。她沉默的站在大門前，只知道，一個帶著費特力的名字的男人，會是同樣承繼了畢托隆這個姓氏，那是父親唯一的弟弟。

2

夏季的一個早上，清晨時分，畢托隆的大宅外面，費特力只是坐在一旁不停打呵欠，抓著頭，一副還沒睡醒的樣子。畢竟這個時間對他來說實在早了點，天還沒亮起來，暗暗的藍光襯著不遠處一個少年的黑影走來走去。

阿諾把費特力的東西一件一件小心翼翼的放上馬車。費特力怪有趣味的看著這個善良得有點笨的少年把自己的東西搬來搬去，伸了個懶腰。這個阿諾還算長得結結實實，其實也滿懂事，但其他人看來他就是笨，他除了做好自己的工作和做好別人的工作就不會其他。

阿諾依著費特力的吩咐，把古怪的東西從他的實驗室裏搬出來。他剛剛抱著了一個大鳥籠，裏面的動物好像給驚醒了，看見阿諾就認定了是阿諾騷擾牠睡覺，不高興的瞪著他。

Celeste Leung 梁詠嘉

是鳥嗎？阿諾不肯定那是鳥類，他沒見過那樣惡死、有兩雙翅膀的大鳥.....牠拍著翅膀在籠內彈來彈去，又啄阿諾的手指，阿諾幾乎把痛得把鳥籠掉在地上。當然他最後還是狼狽的雙手不停換著位置，然後最後把鳥籠半扔到地下。

「呱呱呱呱！」大鳥鬆毛鬆翼的大叫。

「...喂.....」阿諾見過費特力跟牠說話，這東西好像會聽人話的，所以試著跟牠溝通。

「.....我只想把你搬到那邊，我沒有惡意的.....」阿諾伸手想要把打橫了的鳥籠扶正，又給啄了一下。

「呱呱呱呱！」大鳥快要吐出小火焰。

「哈哈哈哈哈！」費特力噗嗤的笑了出來。

「費特力先生.....」阿諾一臉難為，無從入手的表情對著鳥籠。

「好了，嘿嘿。」

費特力慢慢的走過來，彎下腰扶好籠子，對著大鳥了柔聲而堅定的說：「早餐就晚點才吃吧，現在給我安靜點。」

大鳥果然收好了四隻翅膀，乖乖的站好在中央的支架上。

「.....我的普通語說得不好嗎？」阿諾不可思議的看著那隻東西。

「嘿，是我的說得太好吧。還是我來執拾吧。」

費特力把鳥籠抱到馬車，然後拖著腳步往自己的實驗室走，阿諾跟在後面。

費特力把一部分的書本、機械小玩意和魔法品留下來，打包好，放下了已寫好的信，施了個爆炸符文的魔法，那就只有那個不怕死的姪女才能打開，然後他寫上有趣的警告字句。站在旁的阿諾蠻憂心的看著費特力在奸笑。

「別擔心啦，有誰敢碰呢。」費特力一副理所當然的樣子。

費特力把有潛力引起麻煩的好東西都親自來搬，使阿諾覺得很不好意思，怎麼說他也是畢托隆家族的一員，但一點也不像一個貴族。

「嘿嘿嘿，行了。」

許多許多的書籍，一卷又一卷不知畫了甚麼的羊皮紙，一些不知裝著甚麼的盒子，做實驗的用具，珍貴的魔法品，精緻小巧的藝術品，自製的小玩意，佔去了一整架馬車的空間。

Celeste Leung 梁詠嘉

天邊開始發白了，可以聽到小鳥吱吱喳喳微弱的叫聲，費特力大動作的扭了幾下腰，扶著馬車的窗邊，呆呆的抬頭看著東方好一陣子，臉上的表情混雜著茫然若失。

突然間，阿諾覺得不捨得這個平易近人得怪怪的主子。

「費特力先生，你真的要走了嗎？」

「如果我不走，我會覺得我浪費了你的氣力，你把我的東西都搬上馬車了。」

「.....但，艾美妮小姐知道你要走嗎？」

「她在醒來之後找不到我，不就會知道了嗎？」

「.....」

費特力本想說甚麼艾美妮就交給你之類的話，突然浮出一些想法來，他把之前艾美妮甚麼的都吞下去。

「阿諾，你都十八歲了吧？」

「嗯？」阿諾冷不提防費特力突然彈出這一句。

「你也不是小孩子了。要不要跟我到外面走走？」

「呃？」

「你想一輩子在這裏當個待衛嗎？是男的就該出去闖闖。」

「費特力先生的意思是，叫我跟著你.....冒險？」

「唔，先要安置這些東西。」

「其實怎麼不放在這裏呢？」

「大哥大概會把它們當垃圾丟掉吧。他一點鑑賞能力都沒有哦。」

「畢托隆大人大概會.....」

「一是把所有東西一把火燒掉，一是用一個平宜得可怕的價錢賣給菜鳥級的收藏者.....想起也覺得好可惜。」

費特力怪怪的看了看裝滿了東西的馬車。

「嘿嘿，先不說這個，我很睏，你幫我駕車出城外吧。」費特力笑得很邪惡的說。

甚麼先不說.....阿諾一聽就知費特力打甚麼主意。

「你也沒甚麼顧慮吧。」

費特力挺感觸的望著遠方。

「不是誰也有機會選擇到外面闖一闖的，有人沒選擇，被逼四海為家；有人窮一生也走不出石堡壘。而你，可以選擇。」

Celeste Leung 梁詠嘉

還在猶豫的阿諾，給費特力抓上了馬車。

「拿好。」費特力把韁繩塞進了阿諾的手中。

「.....」

「嘿、怎樣？真的不想走？」費特力饒富興味的看著阿諾。

阿諾發呆了好一陣子，好像很苦惱的樣子，然後就像是用盡全身的氣力的樣子一揮韁繩。

「嘿。」

費特力笑了笑，把頭伸到馬車側，回望漸漸縮小的畢托隆大宅。

再見了，費特力跟自己說，自己還是不適合安定的生活，再見了，艾美妮，妳何時才能逃出你化石老爸的魔掌呢，嘿嘿，又多一個人不會再安定下來。

費特力一手搭在阿諾肩上。

「為甚麼我教了你那麼多次，你還是一個簡單的魔法也學不了？」

「.....我看不明白那些符號.....」

「從今天起，你我就是同伴了。」

費特力很大力的拍了阿諾一下，然後靠好閉上眼開始打盹。早上的陽光洒落在寧靜的路上，只有馬蹄和馬車輪子的聲音互相陪襯。

Celeste Leung 梁詠嘉

Flinitacus

這是一個系統版本待定的遊戲設定，故事始於人類國王膝下共有四兒一女多年和平共處，而眾人皆知將位傳長子，直到國王臨終病重在床昏迷不醒，貴族院開始有聲音反對沉默孤癖的長子繼承王位，而次子愛好自由迴避責任，三子早年投身教會受教廷束縛，么子還在老臣家當騎士待從尚未成年，而要使女兒當上女王並不容於傳統，國家陷於不隱定的局面，眾人各懷鬼胎蠢蠢欲動.....

Item

黑提琴 *Black Viola*

在精靈族一年一度的春祭，日沉後覆上夜色的中央廣場上，有名的吟遊詩人半精靈米迪露希將借來的暗沉樂器擱到肩上，人們才始於注意這隻將史上留名的中提琴。

黑色的木音箱，黑桿銀白弓毛，銀白弦的古老中提琴。精靈們留傳著那是最令人哀傷的春祭，曲子無言道出剛離世的詠者不為人知的故事。那春夜還是很清冷，星羅棋佈的天空下一個孤單的身影，使銀月濺出破裂的淚花。精靈們沒法相信自己的耳朵，一個半人和那一隻人造的樂器，能如斯觸動心底。

傳說黑提琴音箱木料來自世界樹一邊支幹。當年黑龍與屠龍者繞在世界樹旁纏鬥，世界樹的一部分被黑龍的血濺中，被滲蝕的木質產生變化，被酸性軟化彎下來。迫不得意砍下來後，就發現那部分變得富彈性，尤如提琴用料的軟木。弓毛是二百條以上星獨角獸尾毛，在爽勁的弓法下會飛瀉出極幼細的閃爍星塵。絲弦是一位隱世老法師的作品，以秘銀包裹上級絲再附上魔力，使琴音不僅能傳得更遠，且能夠穿透聽者內心洗滌靈魂。

黑提琴音色柔和深厚、略帶沙啞，獨特的朦朧感有如霏微謐夜裏遠看聊落燈火，稍具鼻音感的音質天生悲悽沈重。虛遠的自然泛音有若凌雲騰空之感的，卻傳聞只有首二三位承繼人聽過，那被稱為「禁斷之音」，歷代的演奏者都刻意迴避自然泛音，因為有說在這個情況黑龍血跟星獨角獸尾毛會相斥而導致音箱裂開。

Item

火琉璃手鐲 *Bracelet of Fireglaze*

有一匠人為了對雪國仕女表示愛慕，長途跋涉冒險往世界最冷的極地鑿下一塊永久冰，花許多的日子雕琢出巧奪天工的手鐲，托人送到那位仕女跟前。

然而，她卻決意拒絕，命人把手鐲帶到長年火熱的地穴裏，將手鐲摔到地底烈焰的深處，但手鐲沒有溶化掉，後來一直在類人種間輾轉流傳。

Celeste Leung 梁詠嘉

對女性手腕而言稍微過大的手鐲，透明的永久冰無色無瑕，晶瑩剔透，觸感冰涼而灼熱。曾經精巧細緻的雕花經過火焰的洗禮而模糊化，卻因而蘊含更悠遠矇矓的幻想，線條散發著古樸淳厚的氣息。

內裏一縷淡淡化開的緋紅如緞帶穿梭整隻手鐲，有傳說那是匠人廢寢忘餐雕刻，手指凍傷的血跡滲進永久冰，也有說是仕女一打開盒子，頓時濺下的溫熱血淚溶進了手鐲裏，還有一種說法，指那是萬年不息的烈焰烙下的印記。

Item

魔法劍弗洛堤 *Sword Felorste*

1

劍刃啞色銀白耀眼如瑩雪反照日光，亮金纏飾劍柄的精緻長劍，與半神伊絲塔爾本為一體、共存共生的魔法劍，具有由伊絲塔爾人格分裂出來的自我意識。

曾經在大陸被諸神放棄的年代，伊絲塔爾親手將弗洛堤交付到一個人類騎士手上，然後那個人類以伏魔之名以弗洛堤弑殺伊絲塔爾。在世間歇斯底里的瘋狂叫囂之中，伊絲塔爾肉身被弗洛堤刺穿，她的軀殼逃過火刑而被封印在山谷七十年，原本每年春夏都遍地野花的谷底，經歷了長達七十年寒冬的冰封，直至弗洛堤從伊絲塔爾身上被拔出為止。

有著封印同體的過去，一直失落在夢境追逐自己，弗洛堤也被稱為「不完整的劍」。曾有擁有者無法承受弗洛堤缺失的空洞和沉重而將之丟棄，儘管它是一把神器級的好劍。

近一百年下落不明。

2

「好有勇氣哦。」

他從王座穩緩的站起來，帶著如迎接老朋友歸來的笑容，凜然俯視一步一步踏上階級的伊絲塔爾。伊絲塔爾甚至用如朝聖的嚴肅神情來仰望他，她拖著染血的拂地衣裙，握緊聖劍弗洛堤。周圍的屍體橫陳，赤紅的地毯，只是讓她昂然抬起的蒼白面龐，和那如蜜般流瀉到腰以下曲長髮更耀眼。弗洛堤在她手中抖動著，散出淡黃的白光暈。她苦澀的笑說。

「這不是勇氣，我也沒甚麼好害怕。這是我該做的事。」

反正最令她害怕的，早發生了。

Celeste Leung 梁詠嘉

「妳要用劍嗎？為甚麼？為甚麼不是隨手一揚而使我在時間的洪流中塵散煙滅？」

「我們不是人類，也不是精靈、龍，或是其他的種族。時間會在我們身上生效嗎？」

他露出一個狹促的微笑，像是私密地分享一個可悲的笑話。

「我們的爭執竟然搬到這裏來解決，太過份了。」

「我喜歡這裏，難道妳不喜歡嗎？妳連人類也愛上了。」

伊絲塔爾一下子把那類人的佩劍拉出來，以畫破腥膩連綿的空氣，冷冽的金屬磨擦聲作回應。

「妳太衝動了，他究竟有甚麼能耐能使我們的伊絲塔爾也忘掉自己的身份？」

「我寧願我是一個會死亡的人類。」

「妳還記得這個。那妳現在是打算把妳的願望實現嗎？」

「你就當我是一個人類吧，我要完成一個人類未完成的事。」

「那是妳交下給他的，而他卻使妳徹底失望了，不是嗎？妳還要再為無可救藥的賤民做這種徒勞無功的苦差事，把妳的永恆性完全丟棄嗎？」

「我不做，也會有其他人做。只是這次由我來做吧。」

「卡奈特呢？你的守護使在哪裏？」

伊絲塔爾沒有答話，只是默然直視他。

「是妳背棄了他，還是他背棄了妳？」

他抬起頭欣賞著天花古意盎然的牆畫，像是自言自語的繼道。

「還是、是你們之間那不可分割的關係，連萬物天律也不再承認了？」

伊絲塔爾停下來，因為已走到了可以舉劍劃向他的距離。

Celeste Leung 梁詠嘉

「妳的傷口還傷痛吧。七十年前的傷口還在痛，是因為弗洛堤刺在妳身上超過七十年。一直都不能把它拔出來。因為把弗洛堤刺向妳的人已經不存在了，只有他才能真正把弗洛堤拔出來。」

弗洛堤靜下來。

「把這樣的愛投落無底深井，為了甚麼呢？給予一個存在的生命，人類還會回以謝意的一笑，貓會哄近溫柔對待牠的主人，花會向給予溫暖的太陽綻開；不願接受的也會給妳一個白眼嗤之以鼻，動物也會回避甚至展開攻擊，植物也會因為烈日而枯死。而妳如此愛一個不存在、沒有回應的個體，只會使妳凋零而已。」

「他永遠在我心裏.....在我心裏的，才是永存吧。」

「妳動搖了。」

「.....請不要再說這種話來煽動我了。這不是您的所為。我沒有動搖。」

「妳開始承擔不了那種重量了。回來吧。妳根本打從七十年前就明白人類是怎麼樣的東西。是他們選擇了妳，是他們把妳帶到這裏來，最後他們卻懷疑妳了。這是妳說的。妳被塑造成惡魔被捏碎，而妳所成就的神權代表呢？」

「.....我心裏從來沒有出現過選擇，這算是上蒼賜與地上的禮物.....」

伊絲塔爾沙聲的無力回應。

「伊絲塔爾！」

突然間在遠方門口有人大喝，焦急的聲線在空洞的大堂回盪。

「伊絲塔爾？」

「有趣、有趣.....哈哈.....」

他打心底裏豪邁的大笑起來。

「畢竟伊絲塔爾的美麗動人豈是人間之物可比爾，事情變得有趣了。」

他只是注視著遠方急忙趕近的人類而沒留意到，伊絲塔爾聽著自己的名字，連頭也不敢回，愴然合上眼，淚珠劃破了臉頰，昂首的姿態只像等待死亡的鐮刀砍過脖子。

「女士？」

Celeste Leung 梁詠嘉

「 嗯？ 」

伊絲塔爾站在中間跟艾哲雷回眸一笑，瞬間少女如花笑靨一下子蓋上了傷痛，原本簇擁著她蔓遍山谷的野花被突然刮起的大風捲上天，杏啡色的長髮在空氣中亂舞。地上的草坪開始結霜。艾哲雷欲語還休。在嘯嘯風聲中，伊絲塔爾直接和他的心靈對話。

「 你要的是，我，還是弗洛堤？ 」

「 我認識妳嗎？ 」

「 認識我的不是你。 」

「 可是我覺得我曾經認識妳。 」

「 然而忘掉了，就不要記起來。 」

「 我讓妳難過了嗎？ 」

「 都過去了。 」

「 對不起，對不起..... 」

「 那個都不是你。 」

漫天花瓣化為雪片徐徐的飄落，風緩下來，伊絲塔爾仰首等候雪花吻臉。

「 你為甚到這裏來？ 」

「 殿下想請妳回去。 」

「 我想知道在你心裏真正的感受。 」

艾哲雷同為仰望山谷頂的天空，卻看不見七十年前的黃昏。

「 一下子這山谷包圍著我，然後我發現了妳，女士。 」

伊絲塔爾垂下頭，心不在焉在摸了摸白色大衣的扣子，她跪下來，細膩撫觸地上的積雪。

「 女士？有甚麼我能幫助的嗎？ 」

艾哲雷走近伊絲塔爾，在雪地上跪下來的伊絲塔爾看起來很弱小無助，那抹反映金黃的長髮披在大衣上，流散到地。她抬起那稚拙的臉蛋。

「 我在找弗洛堤。 」

艾哲雷沒有理自己腰掛的佩劍突然抖動起來，跪下來，伊絲塔爾那因為抓雪而弄得赤

Celeste Leung 梁詠嘉

紅的手指使艾哲雷莫名的心痛。

「女士，我來找吧，請起來。」

伊絲塔爾就像沒聽到艾哲雷的說話，繼續逕自撥開雪，撥開了陷下的地方滲湧出水填滿，伊絲塔爾視之為理所當然再掘深，淡藍的水帶著海洋的脈動和嘆息，撲散邊緣的雪。不知過了一刻還是一年，水洼成了湖泊。